超星·期刊

甲骨文四方风与古代宇宙观

江林昌

摘要　甲骨文“四方风”的内容保存了中国远古社会原始的方位宇宙观念。其方位先“东西”后“南北”，说明古人对方位的认识是先认识“东西”后认识“南北”的，而这种认识是来源于古人对太阳等天象即日出和日落方向的观测，并且这种观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古人知识的丰富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关键词　四方风　东西　南北　方位　宇宙观念　观测　日出　日落

中图分类号　K221

甲骨文四方风的完整刻辞，现见于《甲骨文合集》14294 和 14295 两版。自 1941 年胡厚宣先生作《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以来，学界对此时有讨论。概括以往论文，不难发现，其着重点主要在文字考释和文献印证两方面。事实上，从思想文化史角度看，甲骨文四方风涉及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李学勤先生曾作《商代的四风与四时》文[①]，在这方面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很有生机的思路。前不久，我们曾在一篇小文里论及了甲骨文四方风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起源问题[②]。在这里，我们想就甲骨文四方风与古代方位宇宙观念的形成问题，谈点粗浅体会，以求教于甲骨文与殷商史专家们。

一、方位：先“东西”后“南北”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合》14295 版所卜四方次序问题。这是一版完整的对贞刻辞，以千里路为界，左右两版均由内而外刻兆序一、二、三、四；其卜辞亦按照“沿中缝而刻辞者向外，在右右行，在左左行”的规律排列，其中“东方”与“西方”对贞，“北方”与“南方”对贞。今按龟甲刻辞由下而上，左右对贞的文例释读如下（其首尾刻辞省略）：

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㫃，㞢（年）；

贞，帝于西方曰彝，风曰韦，㞢年；

辛亥卜，内贞，帝于北方曰伏，风曰𨛭，㞢年；

辛亥卜，内贞，帝于南方曰微，风（曰）夷，㞢年，一月。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令雨？四月甲寅夕，…；

辛亥卜，内贞，今一月（帝）不其令雨？

由贞人“内”可知，这是武丁时期卜辞，其禘于四方的目的在于贞问帝是否令雨足年。其卜四方次序，先“东”“西”，后“北”“南”，与后世所谓“东南西北”顺序不同。郭沫若《卜辞通纂》第 375

收稿日期：1997-05-26

超星·期刊

片，卜四方风，其方位亦与此大致相同：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又有下列卜辞，亦颇可注意：

燎于东、西。（《乙》5225）

燎于东、西、南，卯黄牛。（《乙》5223）

𢦏于西、南，帝介命；

勿𢦏于西、南。（《丙》44）

其排列，由“东西”而“东西南”，或由“西”而“南”。由此可见，在卜辞里，至少有一部分方位的次序是先“东西”后“南北”，“南”列在“西”之后。

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方位观念。

这样的方位观念，在一些反映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先秦文献典籍里可以得到印证，楚辞《天问》开头部分追问宇宙的起源问题，其中曰：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注家多引《山海经》《淮南子》为证：“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海外东经》）；“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在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五百七十七步”（《坠形训》）。楚辞《远游》，叙诗人神游，也按照先“东西”后“南北”的次序：

东方句芒：“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

西方蓐收：“风皇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

南方祝融：“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

北方颛顼：“轶迅风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

我们曾从楚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屈原的家世任职两方面考证，楚辞文化的起源极为古远[3]；所以其方位观念与后世不同。这说明，在中国早期的方位宇宙观念里，是先认识“东西”，后才有“南北”的。《合集》14295 所卜四方风次序，也保存了这种较原始的方位宇宙观念，弥足珍贵。以往学者，论此版甲骨，为了迎合后世“东南西北”的方位顺序，往往随意调整其次序，这既不合甲骨文例，亦有悖远古方位宇宙观念之事实，未免简单化了。

二、原因：日影观测以正东西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先“东西”后“南北”的方位宇宙观念呢？这可能与古人观察太阳等天象的东升西落有关。郑文光先生介绍：“人类社会早期，是只粗浅地认识东西两个方向的，那就是日出和日落的方向。云南的佤族，也只认识东西两个方向，东称为‘里斯埃’，西称为‘吉里斯’——即‘里斯埃’的反方向”[4]。宋兆麟等先生也指出：“我国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背脱’，即日出的方向；称西方为‘背冈’，即日落的方向”[5]。先秦古籍《考工记·匠人篇》就记载了观测日影以定东西方向的方法：“置槷以县，眡

超星·期刊

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髀算经》则说得更明白："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看，我国初民对"东""西"方位的认识可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了一组仰韶文化墓葬，据碳14测定，其时间距今已有6460±135年。其中一座编号为M45的古墓，展示出一幅奇特的图象，与初民的天文知识、宇宙观念、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墓形的轮廓是南边成半圆弧形、北面成正方形，墓主人居中，头南足北。其傍，有3组用蚌壳摆塑的图像，东侧是蚌龙，西侧是蚌虎，北侧为蚌壳三角图形，三角形东侧还有二根人胫骨。

众所周知，到了战国时期，我国已有完整的四象之说，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李学勤先生认为，濮阳西水坡的龙虎蚌壳正是四象的远古源头[7]。应当指出的是，这"四象的远古源头"只出现代表东西两方的龙和虎，可见、四象的形成也经历了由"东西"两象再到"东南西北"四象的发展过程。

冯时先生则认为：墓形南圆北方，是古代"天圆地方"盖天宇宙论的反映；而三角蚌壳代表北斗，二根人骨则用来观测北斗和测度日影[8]。这又与前引《周髀算经》所说立表观测日影"以正东西"相一致。《周髀算经》曰："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冯时先生据以指出："髀的本议既是人的腿骨，同时也是测量日影的表；其次，早期圭表的高度都规定为8尺，这恰好等于人的身长"[9]。

总之，濮阳西水坡"龙虎"墓的发现证明，我国初民观测太阳而产生东西宇宙观念的起源极早。甲骨文四方风先卜"东""西"两方，有其渊源。

这种观测太阳出没以正方向的习俗，在殷代仍极为流行。在甲骨卜辞里，有许多"出日"与"入日"的对举：

乙酉卜，又出日入日。(《怀特》B1569)

癸未贞，甲申酒出入日，岁三牛，兹用。

癸未贞，其卯出入日，岁三牛，兹用。

出入日，岁卯(多牛)，不用。(《屯南》890)

关于这些"出日""入日"，学者们均认为是殷人观察太阳出没并进行祭祀的反映。郭沫若说："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胡厚宣谓："殷人有祭日之礼，且于日之出入朝夕祭之"；董作宾称："殷代有日神，于日出日入时祭祀"；宋镇豪言："甲骨文的'出日''入日''出入日'是受祭格。……(而其)基点在日出和日落，是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的"[10]。

由观测日出日落而有"东""西"方位，由祭祀"出日""入日"而进一步祭祀"东"与"西"。故《合》14295版甲骨文四方风曰"帝于东方""帝于西方"，帝即禘，是一种祭仪。类似的例子还有：

帝于东，理□犬。(《续》2.18.8)

帝于西。(《前》5.13.4)

其句式与《合》14295版四方风相同。

学者们常以《山海经·大荒经》《尚书·尧典》来印证甲骨文四方风。而《大荒经》与《尧典》言东方与西方均与日神相联。《大荒经》曰：

"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

超星·期刊

《尧典》曰：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这些材料进一步证明，《合》14295版甲骨文四方风“东”“西”方位观念是与初民的太阳观测和日神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合集》14294版牛骨所刻四方风次序与后世“东南西北”方位相一致：

东方曰析，风曰㣇；

南方曰因，风曰微；

西方曰彝，风曰韦；

北方曰勹，风曰役。

由字体考察，此版牛骨属于第一期武丁时期。这说明，到了武丁时代，在保留了原始方位宇宙观念的同时，已发展出了“东南西北”顺序方位。类似的例子还有：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粹》907)

又如：

甲子卜，王从东戈乎侯戋；

乙丑卜，王从南戈乎侯戋；

丙寅卜，王从西戈乎侯戋；

丁卯卜，王从北戈乎侯戋。(《甲》622)

到了《尧典》，则已是方位与季节的完整配合：

东方，“以殷仲春”；

南方，“以正仲夏”；

西方，“以殷仲秋”；

北方，“以正仲冬”。

再往后，便是胡厚宣先生所指出的，由四风演变为八风。我国的天文历象知识更趋成熟和丰富。八风之名，首见于《左传》和《国语》。

就以上所述，可作我国古代方位宇宙观念的发展线索如下：

观察太阳出没而有“东西”与“南北”

濮阳“龙虎”墓　　甲骨文四方风

东　西 → 东西南北：《合》14295

(仰韶时期)　　↓ (武丁时代)

东南西北：《合》14294 → 《大荒经》 → 《尧　典》

东南西北与春夏秋冬组合

超星·期刊

三、余　论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四方风的方位宇宙观念还与农业生产有关。这从《合集》14295版里“莘年”“令雨”诸辞中已可见其大概。农业生产正是与古人观察太阳运行等天象历法相一致的，所谓“观象授时”。胡厚宣先生于50年代曾作《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文。对此有很好论述。总之，甲骨文四方风的内涵是丰富的，“从四方风，我们可以窥见商代有关历象、气候和农业生产的种种认识，也可借以了解古人的宇宙观”⑫。

以上关于甲骨文四方风中“东西”方位宇宙观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史某些问题的理解。作为余论，此举两例于下，以见一斑。

其一，人类早期的墓葬形式往往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有关。就我国考古资料看，宝鸡北首岭墓地是：“头西面东”，王因墓地是“头西脚东”，大汶口墓地是“东西向”。据泰勒介绍，国外民族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某些部分，土著们具有关于西方冥国的鲜明观念；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让死人面向东方坐着来埋葬的习俗。萨摩亚人和斐济人，认为冥国在遥远的西方，所以死人头向东而脚向西来埋葬，为的是身体起来之后能够直接向前走进灵魂的住所。”泰勒在分析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时指出：“那个太阳没入的领域对早在蒙昧状态中的人来说就是西方的冥国，太阳升起的领域被描写为具有比较愉快色彩的神的东方寓所。但是，埋葬死人的两种彼此互相矛盾的习俗在下面这一点上是相似的，那就是肉体是处在看得见的太阳从东到西的路线之中。这两种习俗显然是在一方面日落和死，另一方面太阳升和新生的类比影响下发展起来的”⑬。

其二，由方位词“东”与“西”凝固而成的“东西”一词，可指代世上一切事物。指某物可言“这东西”，指某人亦可言“这东西”。若言“这是什么东西！”，则“东西”有轻慢之义；若言“这真是了不起的东西！”则“东西”又含褒嘉之义。清代翟灏《通俗编》载：

> “明思陵谓词臣曰：‘今市肆交易，止言买东西，而不及南北，何也？’”

姜亮夫先生曾撰《“东西”臆说》，论其所以然：“日之东升西坠，实与一切生物之生老死亡及一切事物之生灭全为同步同轨。物质世界如此，思维方法亦如此。此全同之义即日月运行而可知之，故以‘东西’表事物，遂成为最理致、最为自然、最合逻辑之一反映。大哉，‘东西’之为德矣”⑭。

---

①⑫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②江林昌：《〈九招〉〈九辩〉〈九歌〉乐舞的源起以及先秦若干音乐美学理论的形成》，《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③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绪论》，齐鲁书社1996年12版。④郑文光：《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天文学思想》，《中国哲学》第2辑，三联书店1980年版。⑤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⑥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简报又见《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和《文物》1988年第3期。三文略有异同。⑦李学勤：《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⑧⑨冯时：《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⑩郭沫若：《殷契萃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三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版；宋镇豪：《甲骨文“出日”“入日”考》，《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⑪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⑬(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⑭姜亮夫：《“东西”臆说》，《中国文化》第二期，三联书店1990年版。